

翠神乾坤

連盈慧

看上一對男女重婚後生活不開心，我對重婚男女，可真是為女的惋惜不已。這女的化名阿四，認識阿三的朋友，都公認他品性純良，阿四看去也端莊大方，給人感覺一對標準珠聯璧合佳偶。可是誰想到蜜月期傳來的不是什麼好消息，阿四踏進愛巢，一下子蜜糖裡埋翻瀉出一堆子醋。

幸福來自包容

阿三原居法國，來港擺酒喜酒歡宴親友後，新娘子照例隨他嫁到巴黎，誰知剛踏進家門，阿四就臉色一沉，無名火起三千丈，你道什麼原因？就是因為看到大廳裡，阿三為他三年前去世妻子擺設的靈位，她第一句話劈頭就問：「你要她還是我！」意思是說一山不能藏二虎，要他馬上把靈位扔走。

別怪旁人說三道四，熟悉阿三過去夫妻恩愛的朋友，已覺得阿四嫁了這麼一個廿四孝丈夫，真是幾生修到，只要阿四敢開懷抱，容許靈位存在，什麼幸福都來到身邊；如果兩口子能夠把自己過去的伴侶視作一家人，有些溫馨話題，生活也多了一些情趣，但是阿四絕口不談過往，阿三也不敢提及前妻，兩個悶葫蘆相處一個房子過着在天昏地黑的日子，漫長漫長，何時了結，這樣白白浪費餘下青春，你說多令人惋惜！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過去四年，在芸姐主催領導下，每年一度於八月中赴京，主理是為黃永玉老師賀壽。為消暑氣，萬荷堂壽宴之餘，大家都會建議隨後行程，有內蒙古、青島等等，今年就去了趟天津。

名人故居遊

她說天津一直是文人、學者、政治家的休憩天堂，這個歷史文化名城，東西方文化交融，造就了中西兼容、古今並蓄的獨特城市風貌。「北京四合院，天津小洋樓，天津市區內五大道小洋樓建築群，被譽為難得的建築藝術寶庫，在總建築面積近一百三十萬平方米的地上，建有歐洲別墅式近代住宅近三百處，近代歷史名人舊居百餘所；而橫越天津市的海河，兩岸則保存了大量明清風格的建築；原英、法、意、德、奧、俄等國租界的建築博物館」之稱。

就在小思老師的規劃下，短遊天津變成了「名人故居遊」，溥儀、梁啟超、曹錕、張學良、顧維鈞、袁世凱、段祺瑞、馮玉祥等名字一湧現，大家期待著從參觀他們的起居住所，窺探出先輩們的生活品味、歷史故事……

等候援兵

孫浩浩

加入香港電視接近兩年，這兩年來幾乎每天都馬不停蹄的在趕劇，下月公司又將開拍三部新劇，包括蒙嘉慧與林文龍合作的《天網》、以性為題材的《大眾情性》及以夜班工作為題的《Night Shift》。大眾都很好奇，既然免費牌照未發出，又何必急於生產這麼多劇集？但實情是我們的存貨並沒有想像中多。假如政府正式宣佈發牌，依照目前港人看電視的慣例，每逢周一至周五播放兩線劇集，一個月二十二日就需要播放四十多小時的劇集，若不增加貨量，現有的存貨，不足半年就會播完。

兩年來的努力，只得這麼少量的存貨，原因起初大家過檔時都經歷了一段頗長的摸索階段，直至摸清方向，劇本又要經過千錘百煉，且並沒有因為要儲備存貨量，而把首要創作的劇集，大幅刪剪，由原本的二十集剪輯成十幾集，甚至由廿集集剪成不足十集。為使拍攝的效果更佳，拍攝期更加有增無減，每集的拍攝時五至五至六集，一般計算一組為十二小時，有時可能更長，觀眾欣賞一小時的劇集，背後的拍攝時間就超過七十小時，這還未計算事前的排練和準備功夫，還有後期製作，包括剪接、配音、效果、音樂等等。

劇本的要求提升了，本來應當相對增加創作時間，但這樣就會令產量減少。存貨量不足，我們即使不能夠增加生產，至少也不能縮減產量。但劇本是一劇之本，要保留劇本質素，也絕不能壓縮創作時間，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擴編，即以前由一組編劇在半年時間內創作二十集劇集，現在將之拆分為兩小組，同時創作兩部劇集，拆組後每組編劇的人手減少了，每組所創作的集數會作出輕微調整，於是在不壓縮創作期的情況下，也可以保持產量。

不過，編劇也會有流失的。是流失，而不是裁員。其實各行各業都會有員工自動流失，員工覺得工作性質不適合自己，或者工作做得太久生厭，甚至結婚生子，都是員工自動流失的原因，編劇行業也不例外，於是最近又要忙於招聘人手。編劇人才並不是一時三刻就可以培育出來，新人要上手也得花上三幾年時間，請舊人是最好不過的，不過想請熟手技工，也就更困難。兩年前的挖角潮，如果都無法將之撬走，今時今日將更難請其過檔，一些習慣「易易」的編劇，不喜歡受公司束縛，想他班也談何容易。

天而降，可以助我速度包寫，這樣我就可以早點回家服侍貓地，擁着他們安睡。

家鄉故鄉情 (上)

在字詞典中，家鄉與故鄉釋義不同。但對我而言，家鄉之情與故鄉之情，是我遠行與回歸的兩條路，亦是 myself 與思想的兩條路。遠行與回歸的路，可以是一條，也可以是兩條；身體與思想的路，可以一道，也可以分道。總之，它們時常交織在一起，像擲麻花那樣，擲着擲着，就擲成一根。

我的故鄉，悠閒地躺在山坳中，頭枕西山，腳抵天際。站在西面的山峰東望，晴朗時一眼便到盡頭。那遙遠的白雲與空曠次第遠去的山巒，清晰地在天幕上繪畫，動中有靜。假若雨後放晴，那疏密流動的雲霧如瀑如煙，把峰巒遮掩浮舉，像海市蜃樓，又像美輪美奐的電影在碧藍的天幕上放映，卻更真實、更曼妙。擱在平時，這景致是躲藏在幕後的，不肯露面。只有被雨雪清洗擦拭過，烏雲散去，濃霧隱身，太陽跳出，那天際處，才不可捉摸。

我的故鄉，春天是梨花、桃花和杏花等紅白多色綻放的花海。秋天是山楂、黃梨、蘋果等水果飄香的果園。冬天白雪時常如被，綿軟蓬鬆，把青山綠水染成一色，把青松、禿枝妝作英姿。這些場景，年年如此，年年如新。故鄉的大路寬敞平坦，東西橫貫；故鄉的小路狹窄蜿蜒，爬到山頂，下到溝邊，織進村落。

提起家鄉，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村莊。在一條大河的兩側，兩座東西走向的大山像兩道巨型的屏風，面向水淺的大河，分列兩旁。大河與大山之間，平坦處，斜坡上，石壩和梯田間，疏疏密密分佈着一些大小不一的村莊。無論春夏秋冬，隨便選個早晨或傍晚，站到村莊的房頂或頭頂上遠眺，那些散居的村莊上，到處是像薄紗一樣散步的炊煙，溢出一點點煙火的味道，裊裊升起，又慢慢地消散。雖然距離隔得很遠，那些煙火的味道淡淡襲來時，依然讓我感到動情、幸福、溫暖。

離家在外那些年，我記憶最深處的是故鄉；如今終於回來了，我最不能忘卻的，還是那個曾經的故鄉，如今的家鄉。每次踏上家鄉的路，望着山嶺和河谷的肌膚，嗅着泥土的味道，把熟悉的景色，統統甩到身後，跟着心的翅膀，朝着家的位置飛翔。一切都那麼的普通！一切又那麼的親切！

家鄉和故鄉，只有在字詞典中才分得清楚。因為情的緣故，我經常把家鄉和故鄉混淆成一個詞。不是不懂，不是故意，而是自然而然的。

家鄉的印象，有時很清晰，有時也模糊。有時很寂靜，有時也震動。她像一幅畫，被風兒一吹，或被鳥鳴一吵，展開畫卷，便是一個個被時間裁剪的無法連續的場景。

村莊坐北朝南，倚靠在山坡上。往北即是四十五度多斜的山坡。順着溜溜的小道一直往上爬。爬着爬着一回頭，整個村莊和家鄉便都落在腳下了。沿着鑲嵌在嶺上的山路爬，彷彿還沒走到盡頭呢，怎麼突然就站在了山腰上？抬起頭，視力即將攀登上的，已是山巒的頂端。看上去，只要站到山頂上，伸手就能摸到藍天，摘到那些行走的白雲。揪拽着野草，攀扶着岩石，喘出一身大汗到山頂後，猛然發現：其實，山的那一邊，還有幾座更高的山。

爬上山，在山頂上走過一段相對平坦的草石路，登到東側的峰頂向東望去。山巒綿延，許多錐形的山頭，一個個努力排開去，和雲霧相攜，屹立空中，若隱若現，愈走愈遠。

小時候，去山上放羊、抓蠍子、逮螞蟻，這條山路和這座山，我們經常爬。薅草、幹農活、挖地瓜和偶爾遊玩的時候，這些山和嶺，包括附近的山嶺和樹林，我們也經常去。

家鄉這一座座險峻的山和陡滑的嶺，一條條奔

跑或沉睡在荒野裡的小路，一條條流淌或經常乾涸的河流，一道道幽深或狹窄的山谷，一處處高低大小深淺不一的洞窟，不管是哪一處哪一種，我們都不陌生。其中的絕大多數，我們還不止一次涉足過。

家鄉，離不開那些片斷。幾個孩子一起放羊的片斷，抓蠍子的片斷，薅草的片斷，摸魚蝦的片斷，搗蜂蜜的片斷，掏鳥巢的片斷……也離不開一些身影，父母的身影，兄弟姊妹的身影，鄉親們的身影，親戚朋友的身影……還離不開一些聲音，狗咬的聲音，雞叫的聲音，鳥鳴的聲音，蟬唱的聲音……

遠離家鄉時，時常想起她，想起那個小山村裡的人和物。曾經在豬圈、羊圈和草垛裡捉迷藏，在打麥場和冰面上放陀螺。幾個小夥伴一起，坐在路邊拌泥巴，用泥巴捏出各種各樣的車馬和動物……

印象中，家鄉的春天山水青秀，一直很美。家鄉的冬天，不下雪時，大地的肌膚是赤裸裸的，黃褐色的，稀疏的枯草是她的毛髮，細碎的山石和一道道梯田是她的毛孔和皺紋。這個時候，到野外閒逛，大地吹着口哨，寒風推搡着身體，到處都是硬邦邦的冷！遍地枯黃的野草，把野兔和鳥兒們攆進巢穴，整個家鄉，就只剩下片片禿樹和荒野。山頭上的幾處松林，托舉着深沉的綠色，孤寂着，成了一抹抹點綴。

記憶裡，家鄉的秋天是個異常繁忙的季節。七八歲時，我們這兒以黃梨和地瓜為主，有的人家也種小麥、花生和高粱。十幾年前，我們這裡的黃梨品種由單純的本地子母梨，變成十多種從各地引種來的新梨。黃梨經濟效益好的那幾年，每年春天，我們這裡還舉辦「梨花會」。會場設在鎮政府所在地，

很多外地劇團都來這裡演出。鼎盛的時候，在不大的鎮政府所在地，七八家劇團聚集在一起，鑼鼓喧天搞競爭。觀看演出的群眾人山人海，摩肩接踵，擠得偌大一個地方水洩不通。

秋天，早晚間雖已稍稍變涼變冷，有時中午卻依然炎熱。刨地瓜的日子，先用鐮刀砍掉露出地面以外的瓜秧，扯成團扔到地邊上晾曬。然後用鏗頭一墩墩把地瓜從土裡刨出來，堆在一起用擦板（一種把地瓜擦成薄片的長方形簡易工具，中間帶有刀片）擦成片，一筐筐抬到被陽光炙烤強烈的地方去曬。在毫無遮掩的烈日下，蹲在滾燙的地面上，把曬落後堆疊在一起的地瓜片一片片拿開，均勻地擺成一層，特別費工夫。那種下燙上曬的忙碌滋味，沒經歷過的人很難想像。而曬收地瓜的事兒，只是眾多活計其中的一種。

以山楂等水果為主要經濟作物，是近些年來的事。父親這一輩人，年齡越來越大，很多莊稼已經沒法耕種了。栽種小麥、地瓜、高粱、花生的人家，以及栽種面積，逐年在減。務農這個行當，與我們這一代人，似乎隔有一道難以接受的檻，很少有人願意「接班」。在外摸爬滾打的日子，我時常想念故鄉，想念豐收時的喜悅和甜蜜，想念回到家鄉時的感覺，但卻往往要選擇性地抹去秋收時的那份忙碌與艱辛。



網上圖片

女博士去西藏

吳康民

一位花樣年華、剛畢業的女醫學博士，一拿到學位，就申請到西藏的醫院工作。程治平，二十六歲，天津人，讀了八年的醫科，拿到創傷骨科的博士學位，就決心去邊疆艱苦的地方鍛煉，為藏民服務。

我的老朋友梁秉中教授，是中文大學的創傷骨科專家，他倡議和組織的「關懷行動」，便是組織一批創傷骨科醫生到內地貧瘠地區為病人服務，為他們免費做手術。多年來成績斐然，為港人所稱道。如果這年輕的女骨科醫生能夠和梁教授相契，兩代人的專家，兩代能為邊疆地區人民服務的專家，能互相認識，該有多好！

隨想國

興國

我在台灣讀書和打工的時候，人們遇到令人憤怒的情況時，總會衝口而出的三字經，就是罵別人的媽媽。而外國人衝口而出的，翻譯出來，也幾乎大部分是罵別人的媽媽。所以，他的媽媽真是不幸，常常被別人罵。但這個媽媽到底是誰的媽媽，就沒有人知道了。因此，罵人媽媽的三字經，有時已經不是真正的髒話，而是日常的口語了。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
美國前叛徒諾斯登已離港兩個多月，熱鬧了一陣的香港人似乎把他淡忘了。但在俄羅斯沉默了一個月的他最近又爆新料：美國國家安全局已經具備破譯與繞過普通網絡數據的加密技術，從而能夠獲取通過電子郵件傳輸的商業合同內容。

他的媽媽真不幸

聖女貞德說：我想：不會下雨吧，你說呢？

——畢卡索說：這幅：畫明明就很像她！

——米開蘭基羅說：你要我在：天花板上畫什麼？

——英王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，伊莉莎白一世的母親，以通姦罪被處死的安波琳說：有很多人要：人頭落地了！

——愛因斯坦說：隨便哪個：白癡都搞得懂。

——水門事件下台的美國總統尼克森說：：誰會發現。

——也做過美國總統的克林頓說：沒關係啦，這裡只有你和我，沒有人會：知道。

——同樣地，喬治·布什說：：那些天規模毀滅武器到底在哪？

監控和暗戀

當金融海嘯五年前爆發時，許多人都強烈譴責華爾街大鱷，美資投銀也欠債累累，但因為太大了，不能倒下，否則會令金融市場震盪，於是，美政府明知大鱷胡作非為，也只好隻眼開隻眼閉，還不斷用納稅人

和小股民的錢注資，養大鱷。回頭看諾斯登所揭露的一連串「監控」計劃，也可以說是大鱷無所畏懼，再也不敢追究下去。超級大國不能倒下，否則不致崩潰大亂，似乎是「共識」。所以，奧巴馬可以理直氣壯地說，他只是「保護」，而不是「監控」，暗中保護你。就像一個習慣性偷窺的男人跟你说，他悄悄地愛上了你，一直只是暗中保護你，他跟蹤技術高超到你並不察覺，如果不是那位叛逆小子，本來相安無事。有人暗戀，尤其暗中保護，把身邊可能出現的「恐怖分子」都趕走，似乎是一種幸福呢，只要你不知道，只要你自欺欺人。